



天涯诗海

蜘蛛网

(外二首)

■ 赵勇

拿起扫把准备将它捣毁
就快要触到时,我停住了
它给我带来什么不好了吗
我想不出一条正当的理由
它没有外面车流的嘈杂
没有老鼠到处跑的破坏
更没有乞求我的一点东西
只是默默地守着一处墙角罢了
还能偶尔逮几个侵犯我的蚊子
所以,我为什么要捣毁它呢
我何不留它一隅各自安好呢

相对论

鸟儿相对蜜蜂,它是大的
麻叶相对小草,它是高的
馒头相对饥饿,它是美味的
今天相对昨天,它是珍贵的

不必抱怨自己不够高大美丽
你相对于缺德作恶者
足够高大美丽了
不必抱怨自己不够多财多金
你相对于破产负债者
足够富足有余了

平凡的你可以是人间最幸福的
相对于天,你胸怀博大
相对于地,你脚踏实地
相对于人,你知足知足
你的平凡相对来看 是多大的珍贵啊

进步

骏马说:我要日行千里
大鹏说:我要飞翔万里
它们的进步在于有为
而我的进步在于不为
戒掉曾经的坏习惯——
懒惰、急躁、嗜烟、酗酒……
克制自己,不为恶习
即使无为,也在不断地发生
着进步
不为有碍人生的此
却有碍人生的彼
填补了这个空档
那么,进步必然发生

等待一场烟雨

■ 鲍文忠

在江南,最执着的事
一定是等一场烟雨的来临
就如同新安江,在桃花盛开
的时候
要涨水一样自然

从山那边,慢悠悠
撒来一片云
醉了苍天
淋湿大地,溪流、树木和鸟兽
孕育草尖、浪花
分晓嗜食的灰兔和戏水的鸳鸯

一片流浪的云雾
误入戴望舒的雨巷
与丁香相拥
打湿了青石板,和斑驳的岁月

不需撑油纸伞
让上千年的时光,淋湿你的
胸膛

忽然被困住了手脚,愿意
永远窒息在这幻境中
用魂灵穿透这烟雨

如粉面盛开的海棠
和林中穿越的绶带鸟

外婆
去世多年了。
小姨摀下外婆
的发髻,强插一
朵时,外婆脸上
含笑带嗔的样
子,深夜里晃得
我心头一颤。

百家笔会

栀子花又开

□ 董改正

又到栀子花开的季节了。
我的芳邻种着三株栀子花,每
次夜归,花香如缕。浓绿中,朵朵玉
白,小梭子状,颤巍巍地,一层层谨
慎地裹得紧紧,如古代女子的螺髻,
边缘淡绿,偶露月白色的内襟,俏生
惹人遐想,让人怜爱。

我从未栽过一株栀子花。我家
的后院里,有一棵洋槐,两棵香椿,
一棵桑树。桑树是我弟弟栽的,一
年能挂三次果,着实解馋。前院
里种着桃树、杏树,一年一季,从酸
涩的“青小”开始,一直吃到麦黄,吃
到看着空空如也的枝头,怅然若
失。村里种果树的人家多,种花的人
人家少。邻居小五的父亲是猎人,
她家后院里,种了栀子花、月季花、
金银花,花开的季节,香飘进我的院
子里,会有短暂的羡慕。看着小五
斜簪一朵,一步一摇地走过,留下细
微的香气,会有刹那的恍惚,但觉得
还是桃杏更诱人。

我是有过与栀子花共处的时光
的。离我最近的那株,栽在外婆的
院子里,小舅房间的窗外。年少时
家贫,我常在外婆家打秋风。栀子
花开的季节,在安徽中南部,麦浆正
在小南风中凝结,变成硬实实的颗
粒。再过十来天,妻子就要被砍倒,
脱粒,铺在稻场上晒干。外婆会推
开石磨,在小舅或小姨的一推一送
中,外婆将那一粒粒金黄喂进磨眼,

乳黄色的软玉从磨齿中流出,落在
下方荸荠色的簸箕里。晒,分,揉
面,擀面如纸片,外婆操刀切丝。摘
一条瓠子,或是一把苋菜,一锅细软
香美的面条就在锅里慢悠悠地翻滚
了。记得在埋头大吃、嚼嚼有声的
间隙,下意识抬起头来,看见盯着
我的几双眼睛。外公是戏谑,外婆
是泪水汪汪,小舅和小姨则是捂嘴
强忍着笑。忽有一日,小姨放下碗
筷,说,呀,栀子花开了!

那是一丛大蘑菇形的栀子花,
看不到主干,很多时候,它就是那么
傻乎乎地浓绿着,叶片丰腴,雨后更
是绿得要滴下色来。它不急不忙,
完全没有花树的姿态和矜持,我们
也完全忽视了它的基因,只有小姨
会时常提醒它要注意自己的身份。
鸡栖于枝,小姨一个扫把扔过去,鸡
们惊惶而逃;猪摇摇晃晃靠近,小姨
一板脚踢过去,“二师兄”乱戳着小
短腿,仓皇逃窜。小姨看花的眼神,
长大后我才懂得。

栀子花是在某一场雨后突然打
朵的。起先只看见一朵,就像一条
傻愣愣的黄鳝临风听蝉——只不过
是白绿的一——小心掀开叶子,看见
一朵两朵三朵。“小姨!小姨!”小姨
听见了,“打苞了?”她飞了过来,凑
过来看,鬓角乱丝被激动的小风逗
弄着,拂得我丝丝的痒。“好多啊!”
她的声音里含着雨水,与这个季节



一般柔软。栀子花叶上的雨珠,纷
纷掉落下来。

过两天,外婆坐在门槛边,摘毛
豆,或是摘苋菜,忽然抬头说,送些
花给有女伢的人家吧!小姨不情
愿,但也知道这么多花她一个人消
受不了,便一朵朵地摘了下来。这
时候的花,已经半开半合了,露出更
多的白——那是世上最温柔的白。
一朵朵栀子花卧在簸箕里,白衣蓝
裙,美得迷离。

小姨看我愣神,挑起眉头,说,
阿源,你说先送谁?我素知她的调
皮,不知道她埋的什么陷阱,便看向
外婆。外婆并不抬头,手里干着活,
只是抿嘴笑。先送杜若。我犹疑地
低声说。小姨哗的一声笑了。外婆
起身佯打小姨,小姨佯装着闪避,母
女俩却一起抱头笑了。

杜若是我玩得最好的女生,
她不理我已经很久了。有一天,我
们在院子里挖知了猴,我提议比谁
尿得更远。她突然红了脸,气呼呼
地跑了。

一个蓝瓷碗,半碗清水,斜放着
半碗栀子花,是花事正浓时每个房
间的局部风景。都是小姨小心翼翼
摆好的。那段时间吃面,我们都只
好用小碗。每个夜里,梦都是香的,
总觉得有雨在下,直到今天,依然如
故。我的眼前,白瓣绿萼,栀子花叶
上的雨珠,纷纷掉落下来。

很想摘一朵,摆在我的房间里,
却不好意思央求,更不好偷摘,便只
在夜里悄悄下楼,站在花树下,闻一
闻,看一看。

外婆去世多年了。小姨摀下外
婆的发髻,强插一朵时,外婆脸上含
笑带嗔的样子,深夜里晃得我心头
一颤。小姨也老了,戴着老花镜,眸
子里清澈依然。我的母亲,我记得
她喜欢将栀子花插在上衣第二粒扣
子处。有一天,母亲突然说,其实你
外婆家粮食也缺,只是他们喜欢你,
才那么放开量让你吃的。母亲又说,
那棵栀子花还在,年年开花呢。

我的眼前,栀子花叶上的雨珠,
纷纷掉落下来。

间寻找和整理。

20岁去黄山,头脑中有一种特
别的《山行》,“我没见过山,却常做
大山的梦。梦中,你是一条清清的
溪流,我是一块冥冥的石头。你说
群山是奔马,是凝固的波浪,是沉思
的老人。我们一边看山,一边读着
山的纹路,山的气度……”那个
“她”,子虚乌有,是旅行过程中产生
的浪漫幻想。

想起离家出门,前面是未知的纷
繁世界,回首是梦里依稀的熟悉故
乡,但我并不怯懦,如果面前有条船,
即便是不会游泳,也会毫不犹豫地跳
上船,随打鱼的船民一同出海。

有时候,为了看风景,我们却不
知此身漂泊何处。有一年,去武夷
山,滞留在闽北小城,等车的间隙,我
向夜的深处走去,发现游离于时光之
外的另一种舒缓。我想起一个诗人
的名句:“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
却用它来寻找光明。”

少年行,仰天大笑出门去。

在热带植物园

一会儿他是一株香
草兰,从内心深处散发
蕴藏的芬芳。

一会儿他是一枚神
秘果,悄悄把苦辣酸咸
都换成了甜味。

是一棵旅人蕉,在
荒无人烟的沙漠酿出了
甘泉。

是一朵羊蹄甲,在
万绿丛中绽放了粉红的
鲜艳。

是一棵黄花梨,用
坚韧的耐心展现了高贵
的品格。

是一棵见血封喉,泄
露了能致人死命,也能治
病救人的双重秘密。

是咖啡的香醇,是可
可的绵软,是胡椒的辛
热,是苦丁茶的清润,是
许许多多知名或不知名
的热带饮料与香料,它们
广受赞誉的品质,以及少
为人知的身世……

我追着他的声音,在
亦步亦趋中大大开了眼界。

他如数家珍的娓娓
道来,如此丰富而具体,
准确而生动。

仿佛这是2300多种
花果草木的化身。

或者,他本身,就
是一座热带植物园。

这位帅哥,是一位
讲解员。

我不知其名,只记
住了他告诉我的,这群
来自热带的姓名。

小区里的树

小区里的树木挂起
了名片,我才认识那么
多熟悉与陌生的树。

它们不论年龄,不
排辈分,不问来路,不谈
资历,不讲出身,不讲履
历,也不讲贵贱。

喜欢开花的开花,
愿意结果的结果。即使
只长叶子,也悉听尊便。

风来一起梳头弯
腰,雨来一起淋漓尽致。
有时也见交头接
耳,进行友好的交谈或
讨论。

虽然不免要争抢阳
光,也属规则之内的竞争。
我在树丛间走着走
着,似乎会走失自己。

真想就在此迷路,
不想退回到人间。

蝴蝶谷

这里的蝴蝶是活的!
别处的蝴蝶都在睡
觉。那些我们平日认识
的蝴蝶,以它们标准的
睡姿,挂在墙上,摆在玻
璃柜里,一直没有醒。

这里的蝴蝶?会飞
的花,跳舞的彩绸,时装
的展览会!

它们有呼吸,有体
温,逗人爱,解人意。
更重要的,它们会
动,会飞。

在树林里扇动欢
欣,在花丛中呼唤芬芳,
在小溪的伴奏下翩飞梁
祝的爱情,在我的面前
身后引人入胜地牵动曾
经丢失了的梦想。

我追逐着它,欢呼
雀跃,来回奔跑。

它们合影时,年
已古稀的我,竟忘记了
年龄。

我与蝴蝶失散很多
年了。此时竟同那些从
未见过蝴蝶的小朋友一
样,觉得新鲜又亲切,惊
喜又陌生。

在这里,所有的人
都成了孩子。

在大自然裸浴,
本来就应该是孩子。



两度信步

少年行

□ 王天生

人在不同的时期,会有不同的出
行。少年行,二三十年结伴而游。

关于旅行,梁实秋说,“出门要带
行李,那一个几十斤重的五花大绑的
铺盖卷儿便是旅行者的第一道难
关。要捆得紧,要捆得俏,要四四方
方,要见棱见角,与稀松露馅的大包
袱迥异其趣。”这是说成人,少年的
身上不会有这么多的羁绊。

人生的许多第一次,前面的路
上,有什么在等待着我们,会发生怎
样的故事,就像人生一样扑朔迷离。

四季回音

夏日莲蓬

□ 徐玉向

夏天,村子西南角的老皮塘是
被荷花和荷叶给收拾了的。那荷
叶挨挨挤挤,绿得晃眼,几乎铺满
了整个水面。荷花在其间肆意绽
放,千姿百态,美不胜收。

我总是按捺不住对莲蓬的渴
望,直接跳进塘里去抢。水没过膝
盖,凉凉的,塘底的淤泥软软的,每
走一步都有些费劲。荷叶高高低
低,挡住了视线,我只能小心翼翼地
摸索着前行。

靠近莲蓬时,满心欢喜。可
想要摘到它却并非易事,得避开
那带刺的茎秆。稍不留神,手臂
就会被划出一道道红痕,那微微
的刺痛,如今回想起来,竟也成了
甜蜜的勋章。但这丝毫阻挡不了
我的热情,看准一个饱满的莲蓬,
伸手就去折。

有时太用力,整个人会因为惯
性而差点摔倒在水里。好不容易
折下一个莲蓬,那种成就感瞬间爆
棚。莲蓬握在手中,沉甸甸的,仿
佛握住了整个夏天的甜蜜。

莲蓬呈圆锥形,宛如一个小巧
玲珑的宝塔。它的表面布满了蜂
窝状的小孔,那些小孔排列得错落
有致,犹如精心雕刻的艺术品。小

孔里,藏着一颗颗圆润饱满的莲
子,它们像是娇羞的小姑娘,躲
在自己的闺房里。

小心翼翼地剥开莲蓬,手指轻
轻触碰到那略带粗糙的表皮,能感
受到微微的湿润与清凉。轻轻取
出莲子,它们在掌心微微颤动,仿
佛有着生命的律动。再撕去那层
绿色的外皮,便露出了白白胖胖的
果肉。这果肉圆润光滑,犹如羊脂
玉般温润。

迫不及待地将其放进嘴里,轻
轻一咬,清甜的汁水瞬间在口腔中
四溢开来。那滋味,犹如一股清澈
的山泉水在舌尖欢快地流淌,清爽
甘甜,美妙至极。这滋味,是夏日
独有的馈赠,让人陶醉其中。

在塘里,我尽情地享受着这份
与大自然亲近的快乐。周围是荷
叶荷花的清香,香气时而淡雅,时
而浓郁,如同一个调皮的精灵在鼻
尖跳跃。耳边是蛙鸣和虫叫,此起
彼伏,宛如一场盛大的交响乐。

抢来的莲蓬,不仅仅是美味的
零食,更是夏日里最美好的回忆。
如今,即便远离了那个小村子,每
到夏天,我仍会想起老皮塘,每折
一个莲蓬,就是一个夏天。

时光荏苒

弄堂深深

□ 胡新波

一街一巷皆烟雨,一砖一瓦是
风华。老家的弄堂横七竖八、大大
小小,像是血管一般将一座座房屋
牵连在一起。这些弄堂不像北京
的胡同、上海的小巷,没有百转千
回、寓意深远的故事,也未必出过
名人,实在是平凡得很。只是这些
年羁居外地,每每发梦,脑海里转
悠的还是这几条街巷里弄。

夏日的中午,太阳照得“天昏
地暗”,只有到了傍晚,主妇们才三
三两两走出家门,在弄堂的交会处
坐在小马扎上乘凉,嗑瓜子及聊
天。小麻雀不时落下,跳跃着啄食
瓜子仁,旁边的榕树上晾晒着衣
物,随风轻摇。小时候回家最怕经
过这些弄堂,感觉像个行走的电话
机,随时可能被这些关系不远不近
的主妇叫住叨叨一通,又或者成为
她们絮絮的谈资。

母亲过了四十岁以后,也加入
了乘凉“朋友圈”。街坊邻居在天
色晚晚、暮云沉沉之际散坐在大榕
树下,这是她们难得的休憩时光。
小朋友围绕着巷子跳皮筋、滚铁
环、捉迷藏,对于“外村人”而言,这
些小巷九曲十八弯,实在容易迷
路,但拿来考究这些生于斯长于斯